

健餘先生讀書筆記

尹會一撰
苑綰輯錄

中華書局

健餘先生讀書筆記序

先生筆記之書多矣。自漢氏以前。六經皆有述。朱子以後。凡文數萬。指數千。亦皆有述。蓋其詳哉。然文多高出。難與初學言之。擊瓊讀書筆記。至於四書。先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章矣。硃墨並用。中晚攸分。其規撫指趣。總之不離朱子者近是。且嘗聞諸先生曰。四書無非發明六經也。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於是仍其卷次。并將傳指著於篇。作四書筆記序。乾隆十有五年春三月丁巳。門人王擊瓊識。

健餘先生讀書筆記卷一

清苑 編輯錄

大學

大學章句序。開口便將義理之性。氣質之性。劃然分清。乃是程朱見道之明。高出漢唐諸儒。上接孔孟處。
王學皆曰性須兼理氣二者始備。程朱見得明。學者要信之篤。乃可與適道。開章揭此意深說。

序大學從小學說來。原原本本。皆自古盡性之聖人。教人以復性之事。其法備於三代之際。而廢於周之衰。孔子傳之。及門曾氏獨得其宗。於此知大學之源頭。於此見小學之切要。而讀者不寤。可哀也夫。
王清曰。先生言學。江蘇學。以小學立教。蓋本之躬行心得。而欲覺世使共寤也。

孟子沒後。至於程子。乃教學顯晦存亡一大關。故言之痛切。聲響振天。

朱子曰。人須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此朱子原本四書之次序也。不可不知。

陳幾亭曰。大學述尚書之意。散者斂之。六十四大象發卦意。元者切之。愚謂大學一書。約六經之旨。而一以貫之。非但述尚書而發周易也。大學衍義所引經語甚明。人苟有志於學。則當循其次第。求爲有體有用之大儒。

章句謂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則知不如此。便是小人之學。清夜自思。於心甘乎。自不容不及時振奮。以全

其性分之當然。李二曲關中布衣耳。毅然以道自任。爲大人者。豈可辜負上天生我之意。

大學三綱領。百世不能出其範圍。孟子道性善。明德之義也。張子西銘。親民之義也。周子太極圖說。止至善之義也。

刁文孝曰。聖經一章。言知凡四見。一曰知止。是從劈頭入手處說。一曰知所先後。是從循序漸進處說。一曰致知。是從竭力用功處說。一曰知至。是從全體了悟處說。窮其源。只有一箇格物。溯其流。自誠意以至平天下。皆一知所貫徹也。此處正須著眼。

今人於一家便分彼此。未嘗敢望明明德於一鄉一國。況欲明明德於天下乎。古人以天下爲一家。聯億兆爲一身。爲學有此大志願。是以能成大功業。後世如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雖與德性用事者不同。抑亦能見其大矣。

格物與博物不同。博物者。驚外逐末。則雖記誦萬卷。而益喪志。格物者。探本窮源。隨在體認天理。而自近道。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品有貴賤。身無異同。身有賢愚。脩無異同。脩身爲本。如負荷然。兩頭許多物。都從中間擔起。故曰本。

身何以脩。祛妄而已矣。九思以脩其內。務除妄念。九容以脩其外。務制妄動。其殆無不脩乎。日省所爲。爲人乎。則利心也。急遏之。爲己乎。則善心也。急充之。此善利關頭。正人品聖狂所由分。世道治

亂所由判也。朱子或問以日省二字結聖經通篇之義。有志大學者。須要念念不忘。

切磋琢磨。是止至善工夫章句。合言之。先切磋。後琢磨。生熟之不同也。或問分言之。先切磋。後琢磨。精粗之不同也。條理者。至善之端緒。有始有終。所以止也。

聖經以本末終始相提並論。章末則云。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又云。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未嘗及終始。蓋大人之學。始終無他。只是務本。知止知此而已。能得得此而已。雖至聽訟之難。決亦不必規規於末務。其他更何慮哉。傳者卽此示人。以知本之要。深切著明。學者可以深信無疑。知所從事矣。

刁文孝曰。凡錄先儒之言。是者取之。非者舍之。此其必然者也。朱子或問於程子格物十六條言之是者。既一一取而表章之。於門人之言之非者。又一一取而論辨之。何其不憚煩乎。竊意表章其是。欲使學者觸類旁通。以求其是。論辨其非。欲使學者觸類旁通。以去其非。其喫緊爲人之意。可謂深且切矣。吾儒其可不盡心乎。

朱子於格致傳。全用程子之言。餘不盡主舊文。平天下章。全用舊文。不主程子之言。安所容心哉。惟其是而已。或問言此甚詳。讀大學者所當知也。

大學言格物乃學聖第一義。後儒不得其指歸。紛若聚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務博則陷於支離。徑約則流於狂妄。皆未嘗潛心體驗。以覈其實耳。虞書曰。惟精。論語曰。博文。明善之義。子思傳之。孟子是先聖先王。皆言格物也。孟子而後千四百年。茫然不知格物爲何事。雖有著述。而律以聖人之學。則概乎未

有聞也。至程朱出，始以周易窮理二字釋之。以夫子之言發明夫子之言，故確不可易。夫復何疑？俗儒記誦詞章之陋，易足以語此。姚江憚其繁重，直以爲善去惡四字了卻此案。聰明之士樂其誕易，從風而靡。當時惟羅整菴明辨其非，高忠憲繼其後，至刁文孝而其說益暢，以產於北地，故未若陸稼書之聲名洋溢耳。

心卽理也。故格物者格心性，卽理也。故格物者格性。天卽理也。故格物者格天。心也，性也，天也。分言之則三物合言之則渾然一物也。推之上下古今，莫非此物，莫非此理也。故格物者一以貫之。

禪家最怕人說箇理字。朱子或問於程子之意，一篇言理最詳，正爲學禪者下藥也。在程子析言之，各自爲理，而實則同歸一理。在朱子統言之，共爲一理，而實則貫徹衆理。理之一字，於是無餘蘊矣。刁文孝輯入斯文正統中，謂與大學中庸兩序皆孔子繫易辭後所僅見，細玩之信然。

程子言學莫先於致知，至於久而後有覺，覺進知字一層。所謂知至也。後世學者或以舉業或以詞章，不復知心性爲何物，終其身冥然罔覺矣。

誠意傳重言必慎其獨，是君子爭鬪奪隘工夫。小人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此此耳。每讀章句至此，如臨深淵。

欺是自欺，慊是自慊。自欺只在毫釐，自慊卻須滿足誠意工夫。全要認得兩個自字明白，則慎獨自不容已。此處立不住根基，便成無所不至之小人，吁可畏哉。

尹和靖初看大學有所得。舉以告伊川。伊川曰：「如何？」和靖但誦「心廣體胖」而已。此是善讀大學者。今人自幼讀大學，亦有所得耶？心廣體胖之意，反身可以共喻也。

誠意以好惡見實際，是一刀兩段工夫。正心脩身，則所以磨稜合縫也。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不外好惡兩端。而其施之家者，尤難中節。蓋刑威不能加，專用公正之身，明以處之，稍有偏私，最易敗露。傳者歷指病痛，曲盡人情。前五辟字，病其不公也；後四知字，病其不明也；不明故不公，總之皆身不脩也。身不脩而欲齊家，使各脩其身，此必不得之數也。反言結明有家者，能無惕然。

豕之齊也，必自齊其妻始。父母不順，兄弟不和，子孫不肖，奴僕不共，費用不節，皆起于此。能齊其妻，而家有不齊者寡矣。家人卦辭：「止繫以利，女貞，意深哉。」

教家教國，都從孝弟慈做起。渾言之曰「仁」，曰「讓」，推本言之則曰「恕」。一門之內固要恕，一國之外也要恕。只是「仁讓」，「仁讓」只是孝弟慈。引詩又爲孝弟慈的徵應。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傳釋治國而言天下，釋齊家而言身，可見道理原自合一，不是零星去做。

或問：「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竊謂昭烈戒子，勿以善小而爲，勿以惡小而爲之，得其意矣。」

恕根於心而施於身，是其所存主處。故曰「藏」，藏於心術之微，使人不言而信。故曰「喻」，喻者，喻其所藏也。藏於己者不可問，喻於人者自不可知。反言以決之，合下便當狂省。

桃夭三詩亦有序。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朱子以此示人。匪徒欲學者嘯歎咏歌優游厭飫而已。直教以躬行實踐矣。

平天下者。平其好惡而已矣。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庶政安有不平者乎。民心安有不平者乎。

平天下莫大乎用人。而置相其先務也。萬不可求之於他技。但得休休有容。好賢若渴之一個臣。衆正羣征。自足造宗社無疆之福。若以他技置相。則妨賢病國之人得以乘間而進矣。釀成禍患。悔亦何及。觀唐明皇及德宗之事。則信傳論非迂。

秦奮所言兩樣人。先儒謂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李林甫。林甫不待言矣。若房公者。朱子嘗以村宰相目之。果其人與刁文孝深有意乎。諸葛武侯淡泊甯靜。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其庶乎。李吉甫。盧懷慎。雖在具臣之列。而讓善薦賢。不愧休容之度。呂夷簡。張浚。雖在名卿之列。而修怨妒功。不免媚嫉之譏。此又尙論者不可不知也。三代而下。如范文正公之推賢進能。規模甚大。惜參政日淺。未得行其志耳。

李二曲云。見賢而不能舉。蓋未見而浮慕其名高。既見而心厭其不阿。往往目爲迂闊。不復省錄。如漢武之於董子申公。宋甯理之於考亭西山。始則溫綸招致。隨卽棄置散地。其所眷注不衰者。公孫宏。桑宏羊。韓侂冑。史彌遠。逢迎容悅之臣而已。好尙如此。致治奚由。然則後世每咎儒術之迂疎寡效。其亦弗思耳已。

平天下章內初言得衆失衆以人之得失言也再言善不善以身之得失言已切矣三言忠信驕泰則從心之得失言之故曰語益加切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讀之悚然

朱子謂平天下之義博故傳言之詳其實不過好惡義利兩端而已愚按兩端仍是一意民之所好者義也所惡者專其利也聚斂之臣不可有務財用之小人不可使而用人之道亦於是乎在後世只此一事最難與民同之於此不能絜矩其他則又何說故章內反覆推論言此最悉而終以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重言丁寧是非利害較然明白嗚呼察於此而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亦可以見利思義矣

困學錄云章句於十傳內提出五六兩章爲急務真得大學源頭厥功匪小蓋學者不能明善身何以誠率意妄行禪學之所以悖道也不能誠身所明何用博觀泛濫俗學之所以亂真也每見世之學者止此兩途大可慨歎朱子所爲喫緊示人以格物爲明善之要救禪學空寂一流以誠意爲誠身之本救俗學泛濫一流二者交修實落下手離夢得覺變鬼爲人方不負孔子作經之意方不負曾子立傳之心方不使二帝三王之道斬焉中絕一片接引來學深衷至今猶可於此二語想見之也愚謂此說真得章句源頭有功朱子亦匪小讀大學者不可不知當務之急

健餘先生讀書筆記卷二

論語上

鹿忠節云。論語開卷這一個學字。是學個甚麼。孔子原有正經註腳。則大學之道是也。以明德爲頭腦。以家國天下爲著落。以誠意爲把柄。誠意只是慎獨。曰說曰樂曰不愠。此何等滋味。向非於人所不見之地。有內省不疚之功。怎得這樣真切。這樣超脫。豈是口耳記誦摸得著。此章是孔子自寫生面。全重時習。蓋本心難昧。未嘗不知脩持。只轉念易乘。學而易厭。時習則工夫無間。本體流行。深造自得。欲罷不能。說可知已。愚按鹿忠節以大學之道解學字。與朱註之以中庸爲解其理一也。而直截透切。令人當下猛省。有功聖學不淺。

尹侍講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朱子以爲切要之言。誠莫切於此語矣。余每尋味不忘。觀學而次章。卽記有子之言。可知大指。人自習焉不察耳。

嘗聞諸懿齋孫夫子論三省章之旨。當提起忠信作大主腦。而從最易不忠不信者曰省其身。習者習此而已。方見得曾子務本守約。得聖學之真傳處。蓋忠信好學。聖人爲誨之實功。全在乎此。顏子而外。惟曾氏之傳最真。故子思孟子一脈不差。尹氏謝氏所見略同。集註引此二條。其意自明。

君子自修之道。以忠信爲主。而先言重威者。朱子曰。聖賢言爲學之序。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

扶豎起來。然則學者身體力行。不可以威儀爲末也。

父之道。非父之惡也。游氏之說自安。

戊辰六月。崑山試院旭升樓上。與楊黃在劉駢南講禮之用章。宜遵註。就人之行禮言。方合。必乃語氣非。

復禮之本。然句於白文亦字。始得明白。

朱子云。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知和而和。便是離卻禮了。按此。惟離卻禮了。故曰不以禮節之。

有道能由人之所共由。故欲由道者。必就而正之。

唐馬周云。犬馬之養。已無所施。是謂犬馬亦能養人也。不知朱子何以止存犬馬待人而養之一說。

黃勗齋云。問孝四章。其一則不辱其親。其二則不辱其身。三則敬。四則愛。學者於此四者而深體之。事親

之大義盡矣。

孔門教人。莫重於仁孝。其答問孝問仁者。各有不同。皆是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藥各中病。

非如後世之教。自立宗旨。以待來學。所謂不問病症而施藥者。藥雖良。無益而又害之者多矣。王玉清曰。先生每於問孝問仁處。撮合整爲教者學。者提唱分明。卽朱子編輯小學意也。

以學問擴充其氣質。自可到不器地位。然君子不器。而其使人也則器之。若人人望其不器。恐天下多棄

材矣。此君子身分儘高。

可以儉戚爲禮之本。不可以奢易爲禮之末。蓋末只是文。而奢易則文之過而敗禮者也。所謂繁文也。淺

說亦好。守禮者心知其意。當不爲俗論所奪。

聖人欲述二代之禮。與周禮並傳以示來世。爲百王損益之大法。而文獻不足。故雖能言之。因無證據。不敢著之於書。難以垂之於後。末二句有無限感慨。無限殷情。或疑文獻不足。孔子何以知而能言。曰聖人天縱聰明。或搜諸斷簡殘編之內。或訪諸先民野老之遺。卽周禮亦可以考究二代之典章。故子之能言。實亦費過多少蒐羅之功。以無徵而不能著述。能無慨歎。

王者有祿。有祿。諸侯有祿。無祿。王者立始祖廟。諸侯亦有始祖廟。王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爲主。以祀之。配以始祖。而不及羣廟之主。諸侯無此大祭。魯之祿所以爲失禮也。

不知也有二義。一則以或人不足知此而辭之。一則以魯國不當有此而諱之。惟是帝王大典。何等關係。若含糊放過。又非聖人秉禮立教之意。故旣曰不知。與或人相忘於無言。又曰知其說云云。把帝王治天下道理一語括盡。又以天下二字。見有國者不得與不說之說。深於說矣。此爲聖人之言。

關雎之詩。樂疑於淫。哀疑於傷。以其樂之盛而哀之深也。夫子稱其樂所當樂。而不失其正。哀所當哀。而不害於和。亦顯微闡幽之意。蓋三百篇皆欲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關雎首篇尤所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後人以無邪之思讀之者也。其辭正。其音正。則其性情之正可識矣。玩之審之。識其性情。以自養其性情。讀關雎者。可以哀可以樂矣。

管仲器小。如蘇氏說。見得不知大學本領。所以局量褊淺處。如楊氏說。見得不能致主王道。所以規模卑

狹處兼二說看其義方備。

夫子論管仲大其功爲天下幸小其器爲管仲惜爾。

以器言樂則已粗以理言樂則已精子語魯太師以音言乃介乎精粗之間者。

范氏曰管仲司聽所知者音也故語之如此然因聲以求其義則樂亦可知矣聖人守其義而闡其文究其始而要其終故其本末皆不廢也。

木鐸兩說註併存之一本明堂位振木鐸之意一本書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於路之意輔氏謂前說意實而味長不知夫子得位與不得位封人所不能知其可知者夫子道德如是天將使振揚文教以開天下後世也必矣饒氏謂兩意皆在其中看來後說爲長蓋封人默識當年之氣運深知夫子之道德造化篤生必非無意振聵發矇萬世爲功封人一眼覷破雖知足知聖者亦不過如此所以爲賢也淺說寬敬哀在內心都就好一邊說見之於外則有過與不及而得失分矣若無其心則根源都不是了更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以字最重。

好惡絕大關係大學三綱領八條目著力俱在於此夫子慨想仁者成能其旨深矣程子得其公正一言體用皆備。

集註明明以無私心貼仁者以當理貼能好能惡不得輕看無私心反致自文集註俱不分明也蓋克己之至方可稱無私心格物功深乃可以克己俗說側重當理則是誠正之後始講格物矣全無體認。

鹿忠節云。富貴貧賤。是身世大關頭。超凡入聖。全在此處。靠著一點良心。抵住兩般俗念。然說個不去仁。是無時可去的。蓋富貴貧賤。非一往而不再來之物。則我之欲惡。非一滅而不再生之情。終身撓撓。無時無處。非其所乘。我一有鬆懈。抵隙而入。從前功行。盡成灰矣。故君子於仁。是終食無違的。卽造次顛沛。一針不錯。高忠憲曰。名便是仁。總是實心。不是外面妝得門面的。仁便是名。總是實事。不是裏面弄得虛頭的。只此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二語。把千古以來不好名而不脩行。與好名而不根心的。都破盡了。愚按二公所見略同。是以成仁遂志。學者於此要緊關頭。看破脚根先踏定。乃可以言存養。

程子曰。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不虛生也。簡明切實。道盡此章大旨。較之集註所引。人不可以不知道。皆實理也之意。更見發明。

道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聞道者。此心真有得乎此理。朱子所謂豁然貫通者也。謂之人。而昧其所以爲人之理。與禽獸草木同生死。可乎。不可乎。縱使長生不死。亦復可乎。不可乎。可矣二字。令人惕然深省。讀四書通至此。而無立志者。不可以爲人。必如曾子之唯。始可謂之聞道。吾儒勉之哉。王玉清曰。先生心道心之辨。是謂聞道。是謂夕死。嗚呼可矣。

夫子所謂一。不是只說一箇心。是說這箇心到至一處。譬之於金。當其在鑛時。只可謂之鑛。不可謂之金。故未一之心。只可謂之心。惟精之心。方可謂之一。一便上下四旁一齊穿透。何所不貫。曾子所以拈出一箇忠恕者。蓋其平日三省。如爲人謀不忠。不忠便不一了。省其不忠。卽省其不一也。與朋友交不信。

不信便不一了。省其不信，卽省其不一也。不習亦然。精察力行，其心已到至一處，被夫子一點，當下便貫了。忠恕只是這忠恕，但悟前喚做忠恕，是下學人事；悟後便是一貫，是上達天德。若非平日實做忠恕，如何當下唯一的一貫？悟處全在而已矣。三字平日還認夫子有甚高妙，到此方知別無餘法。此惟高忠憲說得直截，不覺豁然貫通。

集註夫子之一理，渾然至無待於推矣。數語是將夫子之道高起說，以還聖人身分，然後落下一層，就忠恕說，則借以著明之意。方見明白如此，則夫子之道句當斷一斷。大旨謂夫子固自成一道的，夫子亦非別有一道也。卽是學者本盡己之忠，以發爲推己之恕者，在夫子不過無待於盡，而自無不盡，無待於推而自無不推而已矣。學者日從事於勉然之一貫，顧不知夫子爲自然之忠恕乎？

真西山曰：天地與聖人只是一誠字。學者未到此地位，且須盡忠恕，誠是自然的忠恕。忠恕是著力的誠。夫子告曾子以一貫，本是言誠。曾子恐門人未曉，故降下一等，告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卽是誠。

集註借字最易看，作比方譬喻，則將忠恕一貫判然分爲兩事。與程子下學上達之義大相遠了。蓋忠恕與一貫本是一串事，所謂借者是舉下梢易曉之名目，以著上面自然之精蘊也。界限固要看得清楚，分明道理尤要見得親切融洽，方合曾子之意。

忠恕是下學，一貫是上達。程子過來人，作到頭語，故爾融會親切。喻義喻利，乃就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而言。陸子所志所習，是喻以前事，程子篤好，是喻以後事。張南軒以

有所爲而爲無所爲而爲分義利最透蓋無所爲者乃天理之宜也有所爲者皆人情之欲也

子貢未至於不器不可便謂子賤卽是不器之君子但能有所取以成德可充之以至於不器耳朱子謂二子晚年所就固未知其孰優但卽夫子所稱觀之一則言德一則言才子賤有求益之意子貢有自負之意

蔡氏謂愛之理心之德六字訓仁之義爲甚切全體不息四字盡仁之道爲甚大只此十字之約而前後聖賢所論仁字溥博精深千條萬緒莫不統會於其中矣愚按曾子宏毅一章方是參透全體而不息之義王罕皆曰仁之義切仁之道大歸功於宏毅是道學真本領

曾點與開俱已見大意點見得高超工夫有疎略處開見得縝密有向進之意自信而後應世便有大學明德新民止至善規模

饒氏曰論語言仁有以德言者有以事言者以德言非全體而不息不足以當之以事言則須當理而無私心乃可以當之夷齊三仁事當理而心無私故皆可謂之仁子文文子之事非特心未必無私而事亦未必當理也何以得爲仁乎全體不息當理無私朱子之言仁內外體用徹始徹終之義備矣

令尹子文章集註云上章後篇之仁不可知乃日月之至未能全體而不息者也三仁夷齊之事乃忠清之至當理而無私心者也上章後篇三仁夷齊所謂彼也子文文子所謂此也因彼識此因此識彼交盡其義而仁可識矣

清者之量，仍是從清處看出。蓋伯夷叔齊之清，乃是聖之清。清到至極，則於善惡之際，一毫不假借，自一毫不牽混。若念舊惡，是於人之善惡前後界限牽混而不分明矣。豈所謂聖之清者乎？此說雖微，與莊異，然較直透，而於理無礙。

十室章大旨，自是勉人好學，以全其生質。須知忠信方可言生質之美，忠信之質，方可以學聖。忠信美質，乃實是十室中所必有者。惟不知好學，以保守擴充其忠信，是以鄉人多而聖人少也。夫子以身示教，並非謙詞。一部論語，俱是勉人主忠信而好學。顏子而外，惟曾氏獨得其傳耳。千古學脈，見於此章。愚年近五十，始深信不疑。願學者深思而反求之也。王玉清曰：千古學脈，滴滴歸源，是先生生平得力處，故言之親切。

程子謂顏子微有差失，即張子所謂慊也。韓子不貳過論，謂生於其心，則爲過矣，更不萌作，即所謂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

集註於好學上，又加一眞字。蓋自孔顏而後，學者不知好學爲何事，而但以記誦文辭當之，失其眞也。何嘗千里，故學在約情，好在克己。先明諸心，知所往而後力行以求至焉。庶乎學顏子之學，而眞能好之，於以至乎聖人之道不難矣。

顏子所好何學，論詳近思錄集註，所用僅三分之二，且微有異同。如覺者約其情，而曰學者知所往，而曰知所往，末段數語，直以記誦文詞一語括之。非伊川不能爲此文，非安定不能識此文，非晦翁不能約略此文而註之好學章也。吾聞諸刁文孝云。